

● 话题

还原隐形  
显符号

◆ 戴史童

为考古遗址建造相应的博物馆是一种既能更好地保护出土文物,又能让更多人了解到遗址所反映出的特定文化的措施。要如何兼顾好这两种功能其实需要设计师投入更多思考,并且因地制宜。国内比较典型的此类博物馆要数陕西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者能够近距离观赏到已出土的部分文物,以及正在发掘中的新坑。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由于博物馆完全建筑在遗址之上,虽然起到了保护文物的作用,但博物馆在设计上缺乏了一些能够让参观者感受到遗址、文物背后的文化符号的艺术构想。因为像遗址这样的特定场所,会对建筑物产生更多的期待,希望能通过建筑物来发挥场所隐藏的特性。

对比之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早期伊斯兰考古遗址之一的西班牙纳扎哈拉宫殿也建造了相应的博物馆。精致巧妙的设计并未将博物馆覆盖在遗址上,而是将其完美地融入基地和周围农田环境之中,不失时尚的整体设计同时散发出浓郁的本土味道。随着来自西班牙国内各地大量游客的到访,博物馆的影响力在逐渐显现。



■ 鸟瞰麦地博物馆外观全景,整个建筑融入了整个考古环境中,丝毫不抢风头

西班牙麦地纳扎哈拉博物馆诠释设计意图

## 回应历史送来的灵感

◆ 蔡为

柯迪斯(William J.R.Curtis)在评价建筑师组合弗恩桑塔·涅托与恩里克·索贝亚诺(Fuensanta Nieto, Enriqu Sobejano, 以下简称 NSA)的作品时,提醒人们应该结合西班牙广阔的历史背景。柯迪斯认为 NSA 属于继承了“新西班牙建筑”所有正面与负面特点的一代建筑师,通过丰富的渠道,从建筑本身与外界获取灵感,他们由此逐渐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建筑语汇来诠释设计意图。

■ 走近博物馆主入口,仿佛要穿越到另一维度的地下空间般,模糊了时代感



## 【隐入地下 回应遗址主体地位】

麦地纳扎哈拉博物馆即是很好的例子。这个博物馆用于展出摩尔人宫殿遗址麦地纳扎哈拉宫中发掘出的文物,并附带考古研究的功能。博物馆位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省的科尔多瓦,为了不影响遗址在山上的景观,建筑师选择将博物馆建在山脚下,与遗址隔开一定距离。对宫殿遗址及科尔多瓦众多伊斯兰建筑的呼应,首先表现在博物馆的尺度上,阿拉伯人将宫殿设定为长宽比例 2:1 的长方形,而博物馆平面也保持了长宽比。

整个博物馆几乎完全位于地下,当人们从建筑物旁的公路经过时,除了一道低矮的白墙和几个小小的观景台,几乎看不到任何实体建筑。为了表达对遗址的尊重与恭谦,建筑顶面采取了几乎与地面平行的处理方式,不论哪个角度看,新建筑都不会阻挡人们望向古宫殿遗址的视线。

## 【下沉庭院 回应光与色彩节奏】

建筑物通过一系列下沉庭院进行组织,对应周边不同功能布局。炽烈的阳光经过庭院内壁的反射进入室内,焦灼变为宁静,时间也仿佛凝固在每一个固定的节点上。建筑入口有两条平行坡道,可以延伸到遗址的山脚下,当人们漫步在这条漫长的路线时,会联想到伊斯兰建筑的古寺和宫殿。建筑师运用非传统的符号,通过现代手法成功表

现出阿拉伯庭院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在庭院中,锈蚀钢板的红、混凝土的白、橄榄树的绿,是安达卢西亚标志的色彩,包括整个建筑也由这三种色彩构成。与色彩变化同样活泼的是屋顶条状采光带投射下的阳光,在一天中不同时刻,变换着角度进入室内。空间的节奏、光的节奏、材料与色彩的节奏是博物馆空间的主题。

## 【现代诠释 回应地域历史文脉】

NSA 今年的作品几乎都与历史遗迹有密切关联,在与充满历史感的建筑对话的过程中,他们使用简约的现代手法,诠释出新的建筑语汇来与之交流。当人们倘佯在麦地纳扎哈拉宫殿扑朔迷离的遗址中,会发现千年前伊斯兰宫殿的空间节奏和序列,乃至构成方式都可与新建成的博物馆一一印证。深邃的庭院、有序的柱廊、穿插的空间以及具有雕塑感的建筑片段,一新一旧,截然不同中又不乏相似之处。

从遗址回望博物馆,能远远看到一片红棕色间插橄榄绿和白色的色块,就像一块地毯铺设在山脚下。这片红棕色又几乎完全与安达卢西亚的红土融为一体。建筑师解释说,宫城遗址虽然以砂岩建成,但岩石的构筑上都有抹灰和彩绘。所以整个建筑中,最重要的顶面上铺设着大面积的红棕色锈蚀钢板,既是另一种覆层,也是对古老遗址的再度回应。

梁依云 整理 《时代建筑》供稿



■ 一个转身就能从前卫的现代感中抽离出来,回归到纳扎哈拉的神秘中